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四册

陶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32,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 11002·157 定价 0.40元

#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 第四冊

第二次南北戰爭時期

(一九一七年七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 目 次

第三十二章 段祺瑞再起后的對內對外政策 .....	1
一 馮段阻止南軍北伐；唐繼堯首先通電反對 段內閣 .....	1
二 段內閣主張召集临时參議院与西南各省主 張恢復旧国会的矛盾 .....	3
三 北京政府調動江苏、江西、湖南三省督軍； 馮段兩人的初步斗法 .....	7
四 北京政府公布对德宣戰；段內閣向日本借 款准备發動內戰 .....	9
第三十三章 第二次南北戰爭的开端和西南 各省形勢 .....	13
一 桂系軍閥反對更動湖南督軍；劉建藩、林修 梅在湘南宣布自主 .....	13
二 研究系與段在處理四川問題上發生深刻矛 盾；戴戡被川軍击毙 .....	18
三 孫中山和海軍南下護法；國會在广州舉行 非常會議並成立軍政府 .....	23
第三十四章 段內閣因湖南戰局突變而倒台 .....	31
一 新的“府院之爭”和直皖兩系的軍事弱點；	

中日“合办”鳳凰山鐵矿引起全国反对	31
<b>二 直皖斗争的一支插曲——更劫吉林督軍引起風潮</b>	<b>34</b>
<b>三 桂系召集南宁會議决定討段；长江三督提出停止湘战等四項意見；桂系与国民党联合举行梧州會議；北京临时參議院开幕</b>	<b>36</b>
<b>四 北軍开入重庆；北京政府在滇軍敗退后下令惩戒滇軍將領</b>	<b>41</b>
<b>五 北軍將領王汝賢等在湖南前綫通电停战；北軍退出长沙</b>	<b>43</b>
<b>六 段被迫辞职并發出銑电；日本公使威胁馮維持段內閣。馮解除段的陆军总长兼职</b>	<b>47</b>
<b>七 曹錦否認列名主和通电；馮下令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b>	<b>51</b>
<b>第三十五章 南北不战不和的混沌局势</b>	<b>55</b>
<b>一 王士珍內閣成立；督軍团又在天津举行會議，决定两路进兵湖南；主战派联名迫馮下令討伐西南</b>	<b>55</b>
<b>二 桂系要求北京政府下停战令；北京政府派出第一、第二两路司令</b>	<b>59</b>
<b>三 馮發表停战布告；主战派联名通电反对恢復旧国会；长江三督表示拒絕客軍假道</b>	<b>63</b>
<b>四 孙中山命令海軍炮击观音山；龙济光殘部反攻广东大陆</b>	<b>67</b>
<b>五 浦口的緊張局势。十六省区主战派促馮速下討伐令</b>	<b>71</b>
<b>六 局部討伐与全面討伐的爭論；西南当局对北京政府提出严厉質問；北軍決定先向鄂西进攻</b>	<b>73</b>

<b>第三十六章</b>	<b>北方主战派和两派斗争的白热化</b>	<b>79</b>
一	北軍占領荆、襄；南軍进攻岳州；馮“南巡” 被阻折回北京	79
二	南軍占領岳州后，譚浩明下令严禁跨入鄂 境一步；北京政府下令进攻岳州。段直接出 面对馮施加压力	82
三	主战派集中火力攻击李純；馮下令罢免广 西督軍譚浩明	85
四	李純和主战派的电战；“联省自治”运动的 萌芽；譚延闔的投机活动	88
五	曹錕、張敬堯到达汉口；馮玉祥通电主和； 奉軍入关劫走秦皇島軍火；北京政府对馮 玉祥的处分	91
六	奉軍繼續向天津廊坊推进；皖系要挾恢复 段內閣和罢斥李純；馮通电表示消極；張作 霖、徐树錚組織关內奉軍总司令部	95
七	广东的三角斗争仍在發展；四川又起变化	101
<b>第三十七章</b>	<b>段內閣复活和軍政府改組</b>	<b>105</b>
一	北軍占領岳州、长沙；平江城的北軍暴行和 长沙城的軍事洗劫	105
二	段內閣复活；北軍第三期作战計劃；徐树錚 的权威	109
三	曹錕与徐树錚發生裂痕；段到汉口召集軍 事會議；全国各方面反对內战和中日軍事 协定	111
四	直軍占領衡陽；第二路軍在湘东大敗；北軍 在广东开辟两个戰場	115
五	孙中山辞大元帅，离粵赴沪；莫榮新逮捕張 开儒；軍政府改組后选出七总裁	119

## 第三十八章 武力統一政策的徹底破产 ..... 124

- 一 中日軍事协定成立；留日学生組織归国請願团；北京学生向北京政府請願；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軍事协定 ..... 124
- 二 主战派紛紛要求撤回前方部队；段又决定第五期作战計劃，在湖南采取守勢，在广东采取攻势 ..... 129
- 三 徐树錚誘杀陆建章；天津會議忽又議決繼續对南用兵；北京政府任命曹錕为四省經略使、張怀芝为援粤总司令 ..... 133
- 四 湖南前綫南北两軍成立停战协定；攻粵計劃幻灭；段在小站訓練參战軍 ..... 138
- 五 督軍团又在天津举行會議，催促曹錕南下作战；張作霖解除徐树錚的副司令；安福国会开幕 ..... 140
- 六 吳佩孚反对段內閣的露骨表示；曹錕移駐保定；段祺瑞、吳佩孚的电报战；西南軍閥热烈响应吳佩孚 ..... 144

## 第三十九章 徐世昌当选为北京政府總統 ..... 155

- 一 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總統；副总統选举流产；徐世昌力圖擺脫傀儡地位 ..... 155
- 二 福建北軍进攻广东大敗；津浦南段新風云的乍起乍灭 ..... 158
- 三 湖南前綫南北将领联名电請下停战令；主战派通电斥責吳佩孚等；軍政府派員慰勞直軍 ..... 161
- 四 日本又一次陰謀外交成功——中日發表关于山东問題的換文；滿蒙四路、順徐二路借款及參战借款成立 ..... 165

五 段祺瑞推荐曹锟为副总统；交通系議員拒 絕选举副总统；徐世昌就北京政府总统.....	167
六 湖南人民反对張敬尧改选省議会的斗争； 桂系驅逐广东省长李耀汉 .....	172
<b>第四十章 南北和議實現 .....</b>	<b>178</b>
一 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劝告；社会“名流”組 織“全国和平期成会”；北京政府頒布和平 令 .....	178
二 徐世昌召集督軍會議；北京政府和軍政府 先后發表停战令 .....	183
三 徐段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南北双方在有 关和会問題上發生爭執 .....	187
四 督軍团公然要挾恢复段內閣；五国公使提 出联合劝告 .....	189
五 晚系又提出“剿匪”問題阻撓和議；五国公 使拟提第二次劝告；南北和議在上海召开 .....	192

## 第三十二章 段祺瑞再起后的 对内对外政策

### 一 馮段阻止南軍北伐；唐繼堯 首先通電反對段內閣

段祺瑞和他的黨徒們布置了一個政治圈套，利用張勦解散國會，驅逐總統，為再起組閣鋪平了道路。當復辟政變時期，段不能不顧慮到如果西南各省出兵討伐叛逆，就會侵入北洋軍閥的地盤，影響北洋軍閥的軍事專政。因此，他以國務院的名義電達西南各省：“復辟即將敉平，各省治安重要，不必移師北來”。

馮國璋在阻止西南出兵和維護北洋派的統治權方面，與段具有同感。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日他在南京接受代理總統職的第二天，也以總統的名義通電各省：“除有本代總統或國務總理命令，各省軍隊應駐原防，不得移動。”

其實，西南各省出兵討逆的呼聲雖高，願意採取實際行動的却很少。真正願意出兵並想乘機推翻北洋軍閥政權的只有孫中山系的國民黨，但是他們的軍事力量很小，有孤掌難鳴之感。湖南督軍譚延闔曾動員湘軍第二師北伐，這是西南各省採取行動的唯一地區。但他並無“直搗幽燕”的雄心，其目的僅在“收回”岳州。原來岳州從一九一三年國民黨二次獨立失敗以來，就一直控制在北軍的手里，湖南當局和人民都受到嚴重的威脅。北京復辟時期，段調北軍吳光

新部北上討逆，岳州成为一座空城，譚想以討逆為名派遣湘軍向岳州推进。段接到这个情报，就立刻電令已經開到鄭州的吳軍迅速開回岳州。

由于段一手制造復辟政變而又一手包辦討逆軍事，引起了西南各省的憤慨。七月十七日唐繼堯首先通電揭破段的陰謀，并且公開不承認段內閣的合法地位。這個電報指出：“頃接芝泉（段）支電（七月四日），有奉總統命令于本日就總理職等語。又急電謂，大局即可解決，各省軍隊非奉副總統及本總理命令，不得擅離原駐地，并不得另立名目添募軍隊等語。言多不經，殊堪詫異。……此次變亂，即段氏釀成，安能再居總理之位！黎總統以非法解散國會，又誤引張勛入都以致復辟，業已違法失職，且在孑然一身顛沛流离之際，下命令以任總理，在法理上尤難認其有效。乃芝泉復欲箝制各省，不許動兵討逆，殊屬百思莫解。非故縱元凶，即圖居功首。繼堯誓不承認！”

這是西南各省軍閥公開反對段內閣的第一炮。

在北方督軍團叛變和張勛復辟的時期，據有兩廣地盤的桂系軍閥已經宣布“自主”。由於段內閣復活後仍然對西南採取敵對的態度，所以桂系繼續保持“自主”狀態，以便相機應付。湖南則因接近北洋軍閥的占領區，但又傾向西南，所以只能採取“半自主”的態度。這樣，除四川陷於混戰狀態外，西南五省形成了對北京政府的敵對勢力，南北分立從此就更加明朗了。

## 二 段內閣主張召集临时參議院与西南各省主張恢复旧国会的矛盾

七月十四日段內閣由天津遷回北京。研究系在段內閣

中共占有五席，即外交汪大燮、內政湯化龍、財政梁啟超、司法林長民、教育范源濂。此外閣員，农商張國淦与段和研究系都很接近，交通曹汝霖为新交通系，海軍劉冠雄附屬於北洋派，陸軍由段兼任。梁啟超在这个內閣中取得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財政總長，湯化龍取得了在国会改选时期有利于研究系竞选的內政總長，这是研究系在政治舞台上的極盛时期。

研究系醉心參加北洋軍閥政权，曾于七月二十七日召開會議討論恢复“进步党”，并拟联合新交通系以及寄生于北洋派的政客們組成一个大党，但因意見紛歧，这个計劃不能實現。

段內閣遷回北京后，面临着一系列的問題——国会問題、總統問題和对德宣戰問題——，这些問題都必須及时解决。在這些問題当中，段認為核心問題是要加强靠攏日本，从日本取得大量軍火和借款的支援，用以發動內戰，完成袁世凱所不能完成的北洋派的武力統一政策。以前他早已和日本勾結好，只是由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引起了中国当权人物的內哄，他沒有来得及發動內戰，就被總統黎元洪罢斥下台。現在他大權在握，就决心把这个問題提到日程表上来。

段本人当然不需要国会，但是号称民主共和的国家不能沒有国会。因此，梁啟超建議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的时期，召集临时參議院代行国会的立法权。他解釋說，这个意見并不是無所本的，以前民国成立时期，由于沒有一个現成的国会，国民党前身同盟会在临时首都南京召集临时參議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今天，削平复辟变乱，再建民主共和，也沒有一个現成的国会，与民国初

期的情况大体相同。已被解散的旧国会当然不应再召集。召集临时参議院，由这个临时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組織法与參众两院議員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正是以国民党之道还治国民党，国民党沒有理由加以反对，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反对了。

段的目的只求不恢复旧国会，对于另外召集一个任何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沒有成見。特別使他感覺兴趣的是：以前临时参議院的參議員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根据这个成例，他就可以制造一个可以由自己一手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因此，七月二十日国务院举行迁回北京后的第一次国务會議时，就通过梁的意見，并推梁执笔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議院的意見。

国务院致各省的敬电（七月二十四日）說：“今日仍为适用約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無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功。……一为改組之說，然必先修改国会組織法，尤必先有提議改組并制定法律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許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約法时代，則所謂合法机关無过于約法上之参議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約法上之参議院遞嬗而来，有参議院行使約法职权，即無异于国会之存在；且人数無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約法，可以迅速成立。……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約法为根本大法。依据約法以召集約法上之参議院，依据約法上参議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組織法各問題，則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为最高机关，其成立程序，政府应征集多数意見。即請發抒偉論，迅速詳复。”

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十分明显，民国初期之所以

成立临时參議院，是由于当时的同盟会采取了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推翻了君主专制，那个时期沒有一个現成的国会，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召集一个过渡性的临时立法机关，通过它制定具有宪法作用的临时約法，并且根据临时約法組織临时政府，这是可以說得过去的。可是在临时政府成立一年之后，临时政府就已根据临时參議院所制定的国会組織法与参众两院議員选举法，产生了正式国会，临时參議院本身即因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告結束。現在馮、段两人取得政权，是否也是采取革命手段呢？显然不是。馮国璋代理總統是根据临时約法“大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时，副总統得受大總統之委任，代行其职权”的規定，段祺瑞再任內閣总理則是根据总统的任命。因此，沒有任何理由把繼承时期与开国时期混为一談，更沒有理由把历史割去一段而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临时參議院复活起来。

这个电报所持的另一理由，是說国会已經明令解散，不能重行召集。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国会应否恢复，应当取决于解散国会是否合法。黎元洪在張勛的暴力下被迫解散国会，那末有什么理由說不能重行召集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呢？而且这个国会以前就被非法解散过一次，袁世凱因为要做皇帝，下令解散国会，而在袁政权被推翻后，新政权在全国輿論督促下恢复了这个国会。那个新政权也正是以責任內閣制自居的段內閣。

这个电报强调指出：“宪法未定以前，約法为根本大法。”这也不是段的由衷之言。他在袁世凱死后接收政权的时期，曾坚决主張廢止这部約法而代之以一九一四年袁所欽定的“新約法”，只是由于全国一致反对，才被迫承認这部約法有效。他現在之所以拥护这部約法，是由于共和国家

在形式上不能沒有一个立法机关，而他又坚决不肯重行召集被非法解散的他所不能控制的国会，因此就想利用約法，利用約法上关于临时參議院的条文，断章取义地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立法机关。參議院議員不由人民选举而由各省当局指派，在北洋軍閥控制多数省区的情况下，他可以稳稳控制这个临时參議院。問題的實質就在于此。

关于召集立法机关这样一件大事，并不广泛征求全国意見，而仅仅以各省当局为諮詢的对象，这显然又是袁世凱利用各省北洋軍閥为其应声虫的旧作風。

段本人的法律知識并不高明。研究系替他出这个主意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目的的，他們企圖利用临时參議院修改国会組織法，来实现他們以前在国会的制宪會議上所力爭不得的“一院制”；并且企圖利用与北洋軍閥的合作关系，在未来的新国会中取得多数党的地位。

段在敬电中已經明白提出自己的主張，所謂“諮詢”不过是一种形式，因此各省北洋軍閥紛紛随声附和。但是孙中山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孙中山指出，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約法精神，段祺瑞拒絕恢复国会而拟召集临时參議院，自称遵守約法，却正是破坏約法。

事实上，国民党早已分化，即使旧国会得到恢复，孙系国民党也决不可能利用这个国会来作为对北洋軍閥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必須恢复旧国会，是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找不到一条更好的路綫，如果临时參議院成立，将成为北洋軍閥与研究系政客集团相互勾結用以打击反对势力的御用机关，因此認為恢复旧国会至少可以牵制他們一下。

西南各省軍閥也反对召集临时參議院，并且主張恢复

旧国会。但是他們既非与孙中山同一旨趣，也不是临时約法的真正拥护者和旧国会的积极支持者。他們反对召集一个完全由北洋軍閥所控制的立法机关，是害怕段利用它而漫無限制地扩大权力，采取征服西南的所謂武力統一政策。

以上这些，就是因国会問題而引起的南北两方面护法与毀法的爭端。全国人民对于段內閣的毀法行为虽然表示憤慨，但是旧国会也并不能代表民意，只是一些政客集团角逐名利，分贓斗法的活动場所，因此南方的护法运动，也缺乏群众基础。

### 三 北京政府調动江苏、江西、湖南三省督軍；馮段两人的初步斗法

关于总统問題，段并不認為馮是合式的傀儡。早在小站練兵时期，他們在袁世凱手下爭权夺寵，面和心不和，而在袁死后，又因争夺北洋派領袖的地位，各立門戶，互不相下，这是北洋派內部人人熟知的事情。但是段坚决反对黎元洪复职，只得迎接馮国璋到北京来代理总统职权。他內定以自己的亲信段芝貴繼任江苏督軍。

但是，他沒有估計到馮却另有打算。馮在未动身到北京以前，提出調任江西督軍李純为江苏督軍，升任駐南苑的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軍。李純、陈光远和湖北督軍王占元在北洋派中都是属于以馮为首的直系<sup>(1)</sup>。这是馮在长江流域布置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一个步驟。同时他又将一向由自己直接統率的禁衛軍<sup>(2)</sup>扩大为两个师，以王廷禎为第十六师师长，留在南京，与由江西調来的第六师（师长齐燮元）<sup>(3)</sup>作为巩固江苏地盘的两支主力，另以刘詒为第十五师师长兼“总统拱衛軍”司令，移駐北京。通过这些布

置，他在长江一带就有实力的支援，而在北京也不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光杆了。

这些布置当然引起段的不快。但在这个时期，北洋派尚未露骨分化，段以西南軍閥为其主要敌人，对馮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有所迁就。他的迁就也不是無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以傅良佐为湖南督軍，以吳光新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作为交換条件。傅良佐和吳光新在北洋派中都是属于以段为首的皖系。

关于对付西南的政策，馮、段两人并不一致。段所采取的是武力統一政策，要以北洋派的优势兵力征服西南。馮所采取的是“和平混一”政策<sup>(4)</sup>，企圖以維持西南軍閥的現有地位、地盤交換他們对北洋派中央政权的承認。段所提出的变更川、湘两省現状的交換条件，显然是用兵西南的一个步骤。馮为了交換自己的利益，只得勉强同意，同时却也想利用段与西南为敌以削弱皖系的力量，使自己在北洋派中成为唯一的領袖。

以上四个人的任命，均于八月六日發表。

八月十五日，北京政府又派松沪护軍使卢永祥兼任江苏軍務会办。卢永祥在北洋派中也属于皖系。加卢一个会办銜，是段不讓直系独占江苏地盤的露骨表現。

馮在剛到北京的一天（八月一日），就坚决挽留王士珍繼續担任參謀总长。他向段、王这两个小站練兵时期的老朋友热情地表示：“我們三个人合力办事，不要分什么總統、总理和总长。”他断言今后不会再有府院之爭。实則，从馮、段合作組成以北洋派为核心的北京政府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展开了尔詐我虞、斤斤計較的权利斗争，促使北洋派的分化由萌芽發展到成熟，并将中國內战导向內容更复杂和規

模更大的新阶段。

#### 四 北京政府公布对德宣战；段內閣向日本借款准备发动内战

日本寺內內閣是段內閣的靠山和中国内战的策动者。寺內的对华政策，在本质上与前任大隈內閣毫無区别，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大隈采取的是军事恫吓的方式，寺內采取的是经济渗透的方式。段再起組閣，日本政府認為是自己的一个胜利。在复辟政变结束后，日本外相本野立即通过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催促北京政府公开对德宣战。七月十七日，协約国驻华各公使也以祝贺新內閣为由訪問外交总长汪大燮，催促中国加入协約国。这是段內閣面临着的必須及时解决的第三个問題。

对德宣战問題，以前波折重重。这时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所以段能够独断独行，八月四日提交国务會議通过，十四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馮对这个問題毫無成見。就是反对段內閣的西南軍閥对此也不表示异议，他們巧为辯解說，反对段內閣是另外一件事，中国对外应当一致，而代理总统的命令也是可以接受的。

北京政府公布对德宣战后，美国还想利用金元外交，从日本怀抱中把中国搶过去。八月十四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表示美国政府“欣願趁此机会，将友誼及联帶責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贊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同时，中国驻美公使顧維鈞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二万万元（銀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

美国这一表示当然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段已騎上了

日本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从这个馬背跳上另一个馬背。日本政府迅速表示可以提供同样数目或者更多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替自己打算，一个是近邻，一个远隔重洋，一个要出兵，一个不要出兵。用日本的借款發动內战，貫徹北洋派的武力統一政策，这是他早經决定的方針。問題在于向日本借款不能公开进行。根据一九一三年英、德、法、日、俄五国銀行团与中国政府成立的协定，中国不得向五国銀行团以外任何一国进行政治借款，也不得单独向五国中之一国进行政治借款。現在德国虽已除外，但是五国銀行团这个机构仍然存在，日本不能单独借款給中国。

为了避免引起有关各国的干涉，早在第一屆段內閣时期，寺内曾派“私人”代表西原龟山到中国来秘密接洽，决定不由日本政府出面，而以日本的朝鮮銀行、台灣銀行、兴业銀行为基础，佐以正金銀行、东亚兴业公司、中日實業公司等財团所組成的日本銀行团，以實業借款的名义借款給段內閣，以避免政治借款之名。第一次成立的借款是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交通銀行的“業務借款”五百万日元，以國庫券为担保，以該行聘用日本顧問为条件。当时的交行總經理就是著名亲日派曹汝霖。这笔借款名为整理交行業務，但是北京政府对国家財政从来就只有一本糊涂帳，可以移东补西，上下其手。隨后北京政潮發生，段內閣倒了，借款也就終止进行了。

第二屆段內閣成立后，八月十日日本藏相勝田迅速与中国另一著名亲日派陆宗輿成立所謂中日合办的中华匯業銀行，以陆为總經理，作为投資中国的另一机构。

隨后日本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指使北京政府向五国銀行团提出一万万元善后大借款的申請，五国銀行团

对这个申請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北京政府就可以振振有詞地向五國銀行團以外或者五國中的一國进行政治借款，从而推翻五國銀行團对华政治借款的联合壟斷。但是另一方面，在欧洲战争紧张进行的时期，英、法、俄三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經過协商，就由日本銀行團先行分期垫付，待将来欧战結束，再由五國銀行團如数撥还。这样，既不違反五國銀行團壟斷对华政治借款的規定，又能符合日本单独借款的願望。

根据这个办法，八月二十八日日本銀行團垫付了一千万日元作为第一批善后借款垫款。这笔垫款正是段內閣恃以發动大規模內战的軍費来源。代表北京政府簽訂这笔借款條約的是財政总長梁啓超。

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半公开或者不公开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資。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交通銀行第二次“業務借款”二千万日元，仍由曹汝霖經手。十月十二日成立吉长鐵路借款四百五十万一千二百五十一日元，由滿鐵提供借款，以該路財产及收入为担保，以聘用日本技师及管理人員为条件。代表北京政府签字的是財政总長梁啓超、交通总長曹汝霖。

同一时期，協約国也因中国已經參战承認給中国一些“報酬”。以前北京政府曾向協約国提出中国參战后的几項願望，九月八日協約国公使回答了一个照会，承認：(1)庚子賠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內不加利息，但是俄国占有賠款總額百分之二十六，除其中百分之十可以緩付外，其余百分之十六仍須按期照付；(2)关税可以提高为百分之五，但須先成立由有关各国与中国共同組織的委員會，調查标准价格，然后厘定稅則；(3)中国在必要时期可以在天津周